



現代曲劇

七月的喜事

編劇 白子明 王双喜 王德英

河南人民出版社

時間：一九六二年。

地點：某山區農村。

人物：

水蓮子：女，二十歲，共青團員，生產隊會計。

水 母：四十五歲，水蓮子的母親。

水忠義：五十歲，水蓮子的父親。

王明喜：二十四歲，共產黨員，生產隊隊長。

老支書：四十歲，大隊黨支部書記。

楊才娃：二十六歲。

賈瞎子：四十五歲。

第一場

〔田野路上。

〔幕启。王明喜推独輪車，車上滿載肥田粉，水蓮子用劲拉着跑上。

水蓮子：（唱太平年）

水蓮子越拉越有劲，

王明喜：（唱）王明喜两膀增力有精神。

水蓮子：（唱）小車不大載貨多，

哥哥要走穩。

王明喜：（唱）推开小車如穿云，

妹妹多留心。

水蓮子：（唱）不怕坡陡路难走，

王明喜：（唱）不顾天热汗淋淋。

水蓮子：（唱）爭取秋季大丰收，

大家有責任。

王明喜：（唱）肥田粉买回四百斤，

真真喜煞人。

水蓮子：明喜哥上坡了。（二人上坡，車又退下去）哎呀！
这咋办哩？

王明喜：蓮子不要急，有办法。

水蓮子：啥办法？

王明喜：扒車子。

水蓮子：扒車子！

王明喜：对，先把肥田粉扛上去。

水蓮子：那好。

〔二人正欲动手，老支书内喊：“明喜！蓮子！”。

王明喜、水蓮子：啊！老支书。（喊）老支书！（支书上）
老支书，你到哪去？

老支书：我来接你们俩哩！

王明喜、水蓮子：接我们！

老支书：是啊！我想着你们到这个坡前要作难，我特来拉你们一把。

水蓮子：老支书真是雪里送炭啊！

王明喜：算好极了。

老支书：走，上吧。

〔支书和水蓮子拉，王明喜推車，三人上坡。

王明喜：老支书，今天要不是你，俺俩还要费大事哩。

水蓮子：老支书，你可真好啊！哪里有困难哪里有你，哪里劳动哪里有你，谁家有事谁家还有你……

老支书：谁家姑娘和小子谈恋爱也有我，是吧？

水蓮子：看你！（水蓮子羞，明喜憨笑一下）

老支书：怎么，你不高兴？

水蓮子：誰說不高兴。

老支书：蓮子，怎么样？从县城到这几十里，受得了吧？

水蓮子：顶得住，要搁才从学校回来，刚参加劳动那时候，早就受不了啦！现在不要紧。

老支书：这就叫实际锻炼。

（唱揚調垛）

你回咱村已两年，
工作积极无怨言，
可有人对农业看不起，
说什么庄稼活没啥学没啥钻，
岂不知农业技术不平凡，
十年八年学不完。
党号召支持农业第一线，
有很多知识分子回到农村把家安。
只要农业大发展，
有粮食就能把国家建设来支援。
种庄稼吃苦受累是为建设，
要克服困难经得起考验；
要学那松柏树迎风立站，
莫学那墙头草见风吹就动荡不安。

水蓮子：老支书，你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教导和培养。

王明喜：现在可没有人说了：“中学生扒圪垱，还不是三天两早晨，晚几天到城里找个对象，一结婚又走啦。”

水蓮子：那还不是有老支书的耐心教育和你的帮助！

王明喜：你们看，咱们这庄稼长得多喜欢人哪！加上这些肥田粉，再下一场透墙雨，那才呼天呼地地长起来呢。今年的秋季丰收，又是在手心里攥着哪！

水蓮子：那还用说，有党的领导，有你这队长带头，还怕不增产。

老支书：你忘了一条。

水蓮子：哪一条？你快說說吧！

老支书：（唱一串鈴）

有个回乡好青年，
忠心耿耿把家管，
劳动积极扎实干，
对农业技术肯钻研。
带着知識和文化，
来到农业第一线。

水蓮子：看你这个老支书，到底是誰呀？

王明喜：（念）男女老少都称贊，
从城里回来个女状元，
要問她是哪一个，

水蓮子：哪一个？哪一个？

王明喜：（念）她的名字叫水蓮。

水蓮子：哎呀！俺可沒这大功劳。看你跟唱戏一样，哪来这些高兴劲。

老支书：看，今年是五谷丰登，双喜临门，他咋能不高兴。

水蓮子：就你这个支书，惹我气了，就不問你喊大叔了。

老支书：那好，你討厭我这个胡子老汉，我就不說啦。哎！誰家的猪娃子……

水蓮子：哎呀！是誰家的猪跑到地里去了！（吆喝下）

老支书：明喜呀！

（唱揚調噪）

你知道东庄楊才娃，
这俩月他离开合作商店回乡里，
沒工作不劳动溜溜皮皮，

最近他又常到咱村里，
听說和蓮子是表兄妹，
常往她家送东西。
平常花錢如流水，
拉攏干部有目的。
金壳子手表自行車，
三間瓦房是新盖的，
終天乱窜无正事，
他那錢来路很可疑。
你对蓮子要多教育，
莫叫她思想出問題。
对才娃这号人要提高惊惕，
謹防他钻住空子生是非。
目前的階級斗争很复杂，
遇問題更得要冷靜分析。
咱不能麻痹任他干，
我今天进城去摸他底細。

水蓮子：（上）老支书，咱們回去吧！

老支书：不，我还要进城去。（下）

王明喜：唉，蓮子，今天是初几啦？

水蓮子：七月初一。

王明喜：（扳指算）嗯，还有六天。

水蓮子：什么？

王明喜：“七月七”牛郎会織女。

水蓮子：你怎么从地上扯到天上去了。

王明喜：哎，五月端阳那天晚上，还是你亲口說出七月七，

你可忘了！

水蓮子：（解意）你呀！秋季不丰收哇，你別想。急的可不輕。

王明喜：秋季丰收看來問題還不大，我看你媽她……

水蓮子：我媽咋？

王明喜：象那秋七八月的天，“陰晴不定，變化無常。”

水蓮子：你咋不相信人？我又不是泥捏的、紙剪的，還怕她把咱鎖到箱子里，關到櫃子里，再不然裝到籃里，拿到街上賣了不成。

王明喜：好，好，相信，完全相信。

〔二人說話時，天色突變，接着風起雨至。

水蓮子：不好了，起風啦。快走，要一下雨就糟了。

王明喜：（焦急地）哎呀！糟啦，已經下了。

水蓮子：這肥田粉怎麼辦？

〔王明喜急脫衣，露出內衣上“模範”大字。

水蓮子：別脫。剛才你出汗多，別着了涼。

〔二人都脫外衣蓋在車上。正蓋時，楊才娃打着雨傘，扛着包袱，胳膊上搭着紡綢衫子，一步一步滑上。

楊才娃：這鬼天氣，真他媽的糟糕。（甩腳上泥）

（唱揚調）

這個老天真混賬，
你下雨給人來個猛不防。
剛才還是大晴天，
一霎時遍地成泥漿。
亮晶晶皮鞋泥糊滿，

八絲綢褲子貼腿上。

一步一滑難行走，

哎！見蓮子拉着車慌慌張張。

哎！表妹子，你們也是從城里回來的？

水蓮子：喲！真巧極了，才娃哥趕快來！

楊才娃：（以為水蓮子給他談什麼，急湊上）表妹子，你說啥？

水蓮子：快，快把你那雨傘拿來，把這肥田粉遮住。

楊才娃：嘿嘿！這，這怕不行吧。我這包袱里都是些顏色東西，淋湿了咋辦哩？

王明喜：（厭惡地）蓮子，就這樣，咱走吧！

〔二人推車欲走，楊才娃拉住。〕

楊才娃：表妹子，看你衣服都濕透啦，這樣下去會生病的。給，快把我的衣服穿上。

〔楊才娃將衣服給水蓮子披上，水蓮子急把衣服又蓋在肥田粉上，楊才娃急從車上將衣服拿回。〕

楊才娃：噢！這衣服可不能往上搭，淋坏了就是几十塊呀！

水蓮子：（討厭地）明喜，走！

〔二人推車走，楊才娃跟上。〕

楊才娃：表妹子，來我給你遮住。

〔楊才娃撐傘替蓮子遮雨。水蓮子轉身換肩，楊才娃跟着轉過去，為她撐傘。〕

王明喜：哼，“搬不倒”過河，別假裝正經人。蓮子，有水坑，小心嘍。

〔猛一用力濺了楊才娃一身泥漿，楊才娃生氣地站住，把眼一瞪。〕

楊才娃：你慢一点嘛！溅了我一身泥。

〔楊才娃退在一旁抖身上泥，水蓮子同王明喜推車下場。楊才娃抬头发现蓮子走远，急追。〕

楊才娃：蓮子！蓮子！走慢点，我給你遮住。

〔急追，滑了一跤。〕

楊才娃：他媽的真倒霉！

〔爬起，甩着泥，敗兴而下。〕

第 二 場

〔第二天上午。〕

〔二幕启，水蓮子家，普通农民家庭。水母上。打扫内屋。〕

水 母：这场雨下得真好哇！

（唱采花落）

这个老天真作兴，
昨天下雨今天晴，
遍地庄稼变了样，
今年又是好收成。

（轉金鷄鳥）

我那几分自留地，
苗子也长得烏澄澄，
要有几斤肥田粉，
一分地保险多打好几升。

（轉揚調）

等明喜来了要几斤，
他不会把我这老脸扔。
俺莲子在队里当会计，
叫我想这个小事定能成。

（見水蓮子上）哎呀，你在哪儿弄成这样？

水蓮子：我在河上修坝，回来拿个锹。（欲下）

水 母：又走哩，快歇歇，喝点水再去。

水蓮子：我不累呀！（跑下）

水 母：哎！

（唱揚調）

这妮子干起活来就不要命，
怎不叫做媽的我心疼。
在中学毕了业就回家劳动，
金鎖玉扔到那粪土之中。
艰难辛苦二十年，
一枝牡丹才栽成，
人人称赞俺闺女好，
俺口中不夸我心里明。
但愿得找个好女婿，
能給俺老两口养老送終。

（轉垛子）

我看才娃和明喜，
都是很聪明；
这个爱生意，
那个勤务农；
这个能挣钱，

那个好劳动；
这个会打算，
那一个嘛！人人都赞成；
这个門道多，
那个心实誠；
这个嘴头甜，
那个不吭声；
这个对俺好，
那个也很孝敬；
这个是亲上亲，
那个和蓮子有感情；
才娃和明喜，
到底哪个行！
把我这明白人，
搅成个糊涂虫；
再說明喜好，
怕沒才娃有本領，
再說才娃好，
他爹相不中，
他爷俩不同意，
我也难应承。

哎！我只好把此事往后停一停。（出門看介）他爷俩快回来啦，我把飯盛出来凉着。（下）

〔楊才娃提糖包和皮包上。

楊才娃：（唱揚調垛）

蓮子妹是我心上人，

一时不見象掉魂，
帶几样好东西，
去他家献殷勤。
黑皮鞋样子新，
尼龙袜子大紗巾，
花露水香噴噴，
进口鋼笔是赤金，
黑糖白糖两包子，
还有二斤好点心。
她看見一定很如意，
俺俩保险能結婚。
她中学毕业当干部，
在人們眼中是个大紅人，
只要能把她抓在手，
楊才娃我身价又提高好几分。

大姑在家嗎？

水 母：（內应）是誰呀？（上）哟，是才娃呀！咋你又拿些东西？

楊才娃：这是几斤糖，放在家里喝茶吧。大姑，蓮子妹咋还没回来？

水 母：回来又走啦。可跟你姑父一样，逢着队里的事啊，可积极啦！

楊才娃：对公家的事，是應該积极嘛。不过也得看地方用料，不能大材小用。这扒圪垯只有叫王明喜那号人干，表妹是中学毕业生，去做庄稼，总不是个活，累死累活的就是不掙錢。

水 母：誰說不是，我總想叫你妹子進城找個工作，她硬要蹲到家里扒河坎，再說她也是不聽。年輕人的心，咱算摸不透，誰知她是咋想哩？

楊才娃：大姑！

（唱扭絲垛）

蓮子妹她沒有勞動習慣，
為此我常常替她把心担。
前天我進城去，
住有好幾天，
縣總社，衛生院，
百貨公司，雜貨店，
糧管所，推銷站，
大小機關我都跑遍。
要不是我有个小面子，

大姑呀，

想找個工作可是真困難。

水 母：到底你找到工作沒有？

楊才娃：這……（撒謊）這沒問題，我已經托人了，到時候只要咱往城里去一趟，還有啥問題。

水 母：沒看你妹子能干個啥？

楊才娃：那就看她喜愛哪種工作了。

水 母：哎呀！到底是你娃子常在外邊跑，可真是吃得開。

楊才娃：大姑，我妹子的事還不是同我的事一樣。說實在話，對你比我親大姑還親哩。

〔水忠義拿扎鞭上，水蓮子扛鋤跟上。〕

水蓮子：爹，這場雨下得可真好，咱這地裡要多收多少糧食

啊！

水忠义：是呀！这场雨是万民得安哪！（笑）

楊才娃：姑父，回来啦。

水忠义：（不耐烦地）嗯！

楊才娃：妹子，也回来啦。

水蓮子：（諷刺地）哟，来客啦！

水 母：可回来啦，連飯都不知道吃。

水忠义：吃飯啥关紧，常說“謹慎庄稼，消停买卖”，今天要不是人多手稠干得紧，河坝被水冲开，咱队里該有多大損失呀！

〔水母下端水。〕

楊才娃：姑父說得有道理，做庄稼要起早睡晚，做生意得懂囤迟卖快。姑父抽烟！

水忠义：不！我有这个。（指旱烟袋）

水 母：（端水上）看看你們身上弄哩，快洗洗吃飯吧。蓮她爹，才娃給蓮子找好工作啦，可叫咱蓮子去吧！

水蓮子：找工作？謝謝你！

楊才娃：看看，謝啥謝！虽說咱是姑表兄妹，还不是同亲兄妹一样，給妹妹找个工作是應該的。

水蓮子：你那心咋这好哩？

楊才娃：是啊，我就是生就的热心腸。蓮妹，你看做個啥工作好？

水蓮子：我看啥工作都好。

（唱揚調）

我想去到卫生院，

当上一个好医生。

楊才娃：蓮妹還會看病啊，不防，不防！

水蓮子：（接唱）把那些綠頭蒼蠅消滅淨，

不叫它到處亂嗡嗡！

水 母：哎呀！啥事干不了，去治蒼蠅。

楊才娃：（盲目奉迎）好好！綠頭蒼蠅就討厭人。

水蓮子：（接唱）還治人們的財迷症，

免得他為發財想得失眠發癡怔！

水 母：（莫明其妙）啊！

楊才娃：（解嘲地）哎，哎！笑話，笑話。

水蓮子：怎麼，不行？

（接唱）再不然我到劇團去，

當一個人民演員行不行？

楊才娃：表妹想當人民的藝術家。好哇，多才多才！妹子你打算到劇團演啥角色？

水蓮子：（接唱）

我演那東撞西騙不務正，

投機倒把的生意精，

把他的嘴臉揭出來，

叫人民群眾都看清。

從今後壞事他干不成！

楊才娃：（被擊到痛處）呵——（自找下台）哎！表妹，你真會開玩笑。

水 母：噢，說半天你想去唱戲呀？看看你在家連話都不會說，會能干了那！

楊才娃：大姑……

水 母：別胡想了，還是找個別的工作吧。

水蓮子：工作，工作！我又不是沒工作。

水 母：噢噢！看看你這算啥工作，到城里那大鋪子里，站個柜台也比在家強。

水忠義：哼！大鋪子好，才娃咋不干哩？

楊才娃：姑父，各人的看法不同，各有各的打算。

（唱銀扭絲梁）

依你說站柜台還怪稀罕，

我把它看得可非常平淡。

名聲怪好聽，

終天忙不閑，

辛苦一個月，

薪金才幾十元。

不如我自己干，

出進都隨便，

做兩趟好生意，

掙有幾千元。

買把新車子，

瓦房又蓋三間，

一頓不吃肉，

我的嘴就饞。

叫姑父你看一看，

這方圓幾十里誰有我舒坦。

水 母：嘖嘖，蓮她爹，你聽見了沒有？看看人家才娃多有本事，一個月就掙幾千塊。（加重）幾千塊！看看咱蓮子就會在家扒坷垃。黑不是黑，明不是明，忙死忙活，掙的錢在哪？